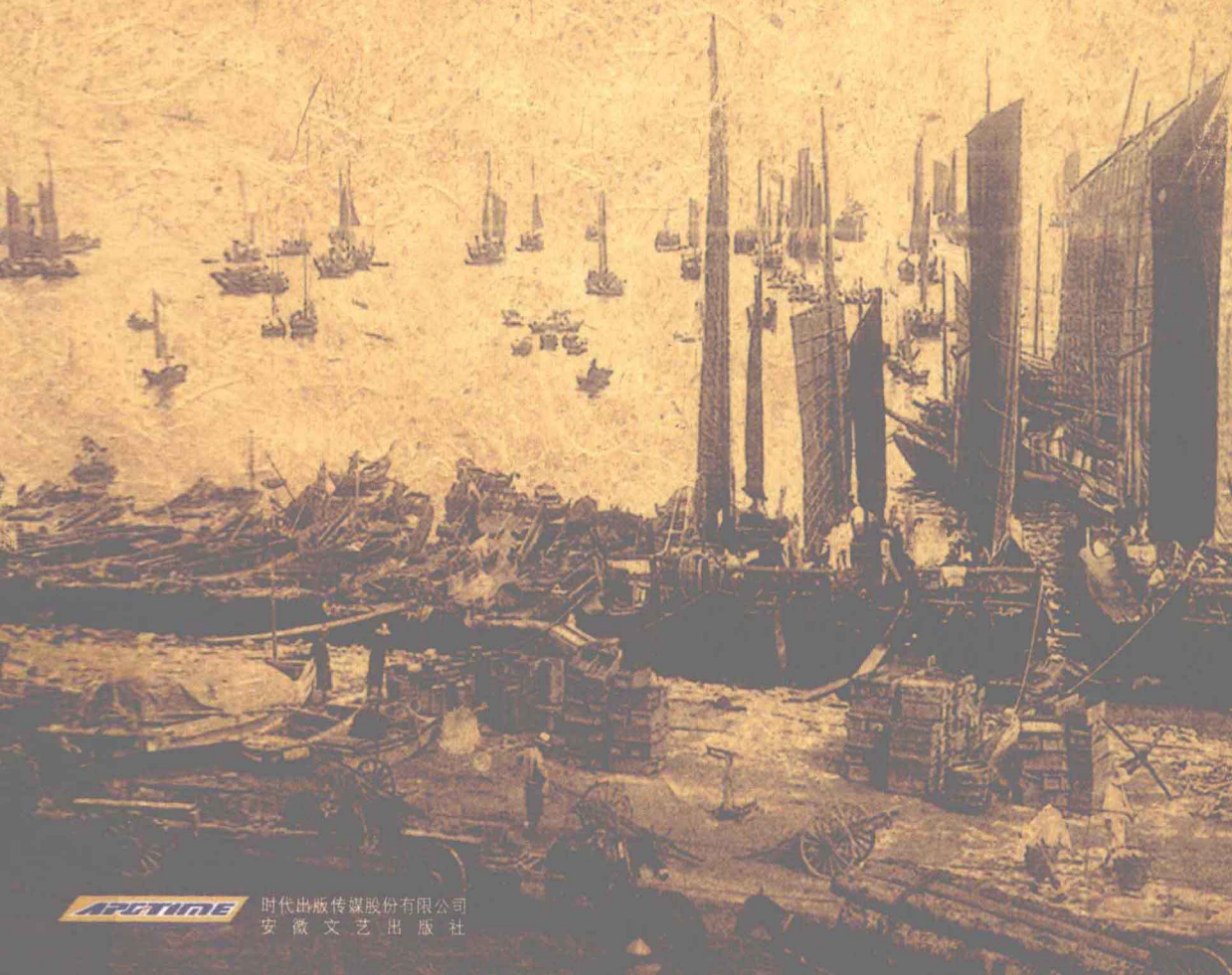


洋
◎
著

十碼頭



AP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徐 铎 ◎ 著

大码头

DA MATOU



时代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大码头 / 徐铎著.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396-3747-1

I. ①大…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8053 号

总 策 划: 林清发 朱寒冬 温 媛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温 媛 张妍妍

装帧设计: 王路漫

责任校对: 段 婧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0551)3813778

开本: 710×1010 1/16 印张: 20.5 字数: 35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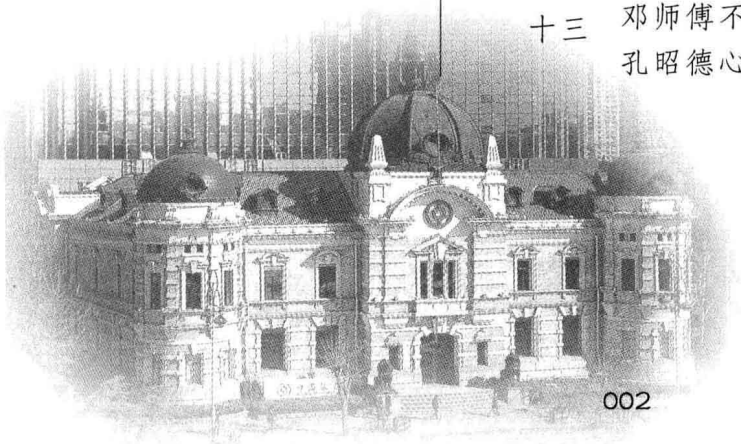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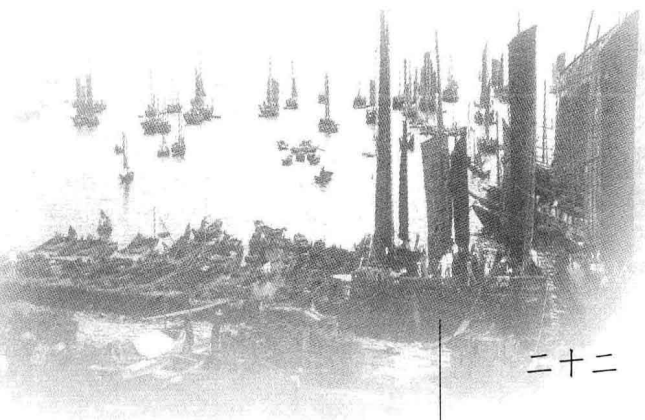
- | | | |
|---|----------------------|-----|
| 一 | 同胞兄弟闯码头
孔家老三露头角 | 001 |
| 二 | 赵总兵误宠间谍
孔昭仁邂逅高桥 | 018 |
| 三 | 谭广庆临阵逃任
孔昭仁为敌带路 | 029 |
| 四 | “红枪帮”壮志未酬
乔心田挽救百姓 | 034 |
| 五 | 旅顺口遭遇兵灾
亲兄弟分道扬镳 | 038 |

六	孔昭仁甘当汉奸 孔昭德离别码头	045
七	孔宪隆呱呱坠地 乔心田驾鹤西归	058
八	日本人发展航运 孔昭仁充当走狗	063
九	俄国人建“达里尼” 孔昭德惩恶工头	070
十	于家人遭到暗算 孔昭德奔走相救	078
十一	孔昭仁家业已安 于老歪天良丧尽	085
十二	孔昭德走投无路 东洋女别有用心	096
十三	邓师傅不幸遇难 孔昭德心生怨望	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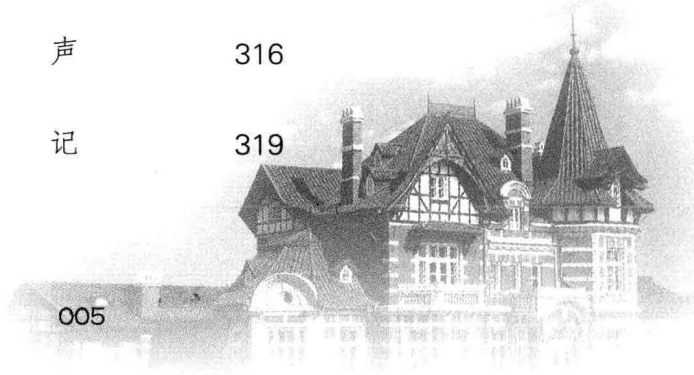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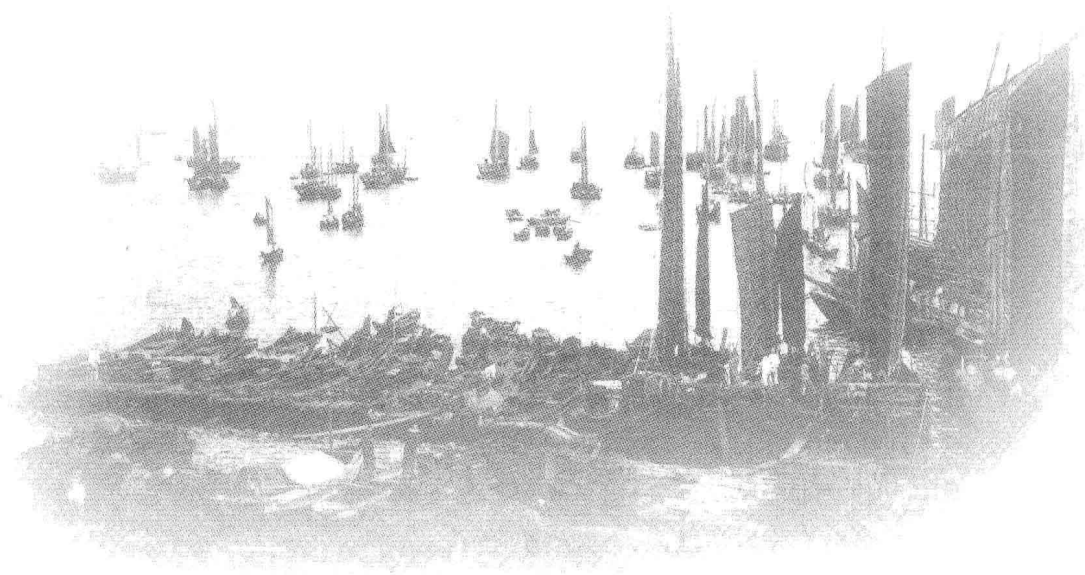
十四	孔宪隆东渡日本 孔昭德初涉商海	116
十五	孔昭仁喜得千金 芋头女遭难入狱	131
十六	孔昭德小试牛刀 两兄弟又添新恨	138
十七	日本人卷土重来 俄国人一败涂地	146
十八	孔昭仁重修宅第 孔昭德鸳梦成真	159
十九	日本人奸计难逞 孔宪茹不甘受辱	171
二十	孔昭德救济乡亲 老黄头寿终正寝	179
二十一	生意伙伴变冤家 “坂和丸号”撞木船	189



- | | | |
|-----|--------------------|-----|
| 二十二 | 芋头女命丧黄泉
孔宪隆学成归来 | 197 |
| 二十三 | 劫轮船功亏一篑
何莲花葬身大海 | 206 |
| 二十四 | 孔宪隆特立独行
吕启明一见钟情 | 214 |
| 二十五 | 教书育人难救国
洁身自好心不甘 | 222 |
| 二十六 | 孔宪隆彷徨街头
吕启明被害入狱 | 228 |
| 二十七 | 大码头风起云涌
有情人有缘相逢 | 236 |
| 二十八 | 邵勤俭覬觐吕顺
吕启明一枝独秀 | 242 |
| 二十九 | 码头上叔侄相逢
有情人喜结姻缘 | 247 |

三十	吴修竹吐露真情 吕启明深入虎穴	263
三十一	孔庆幸呱呱坠地 孔宪隆码头救难	269
三十二	刘春阳逃离险境 吕启明遭害身亡	275
三十三	贼日寇严守码头 孔昭德志在报国	288
三十四	孔昭德悲壮赴死 孔昭仁受奖晋爵	294
三十五	孔昭德魂归故里 孔宪隆直面石井	300
三十六	孔宪隆义毁军火 大汉奸永留骂名	309
	尾 声	316
	后 记	319





同胞兄弟闯码头

一

孔家老三露头角

孔昭仁、孔昭德兄弟俩逃离老家的那个晚上，正是又圆又大的月亮悬挂在头顶上的中秋之夜。阖家团圆的夜晚，他们兄弟如同丧家之犬，一口气颠跑好几里地，直到身后没了动静，他们俩才放慢了脚步，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何苦啊，就因为两粒葡萄……

难得今年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过了中秋节就要开镰了。父亲孔广大从集市上买回了一串葡萄，还有四块月饼，说是中秋之夜赏月之用。说起来也是可怜，孔家这哥俩都是年过二十的壮汉，还从未吃过葡萄，于是，他们也就不知道葡萄的滋味。那天也邪门，过了中午，孔昭仁就像着了魔似的，鬼使神差地绕着这串葡萄转来转去。当他真的下定决心偷吃的时候，他还是有些胆怯，就找来了垫背的。这个垫背的就是他的三弟孔昭德。

孔昭仁说：“咱们长这么大，连葡萄都没吃过，你说可怜不可怜？”

孔昭德的确没有产生吃葡萄的念头，但二哥那股强烈的欲望让他不得不

步其后尘。在老孔家，他与二哥年龄相仿，二哥心里装的计谋比诸葛孔明的还多，于是，二哥摘下了一粒葡萄递给他时，他真就吃进了肚子里。他们以为家里人谁也不会知道，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哥俩的行为没能瞒过眼睛已经瞎了许多年的老奶奶。

那天晚饭之前，全家人要齐整整地站在堂屋里，背诵家规祖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他们也算是孔夫子的后人，家境虽不像姓孔的大户人家一般富裕，但祖训家规却比嫡传的孔氏家族还要严格，天天一唠嗑，耳眼里早已经磨出了硬趺。

老奶奶十分肯定地说，有人偷嘴吃了。

在这个家庭，想多吃口饭都做不到，哪里有人敢偷嘴吃？于是，大家面面相觑，一家老小知道，这个晚上，谁也得不到安生了。

老奶奶说：“谁偷了嘴吃，自己站出来吧。”

孔老三想挺身而出，可二哥拉了他一下，并冲他轻轻地摇了摇头，示意他不要承认。

老奶奶厉声道：“小二，你过来。”

孔昭仁看了三弟一眼，战战兢兢地朝着坐在炕沿上的奶奶挪动脚步。

奶奶的声音越发严厉：“你……你还不给我跪下！”

孔昭仁跪下了，他嘟囔着：“还……还有老三……”

老奶奶并未理会他，她颤巍巍地从针线筐箩里拿起了一根引着纳鞋底子用的细麻绳的大钢针，咬着牙根说：“咱们这个家里，数你调儿歪，今天，我给你留下点念想。我要让你知道，是你的鬼道眼灵验，还是我的家法厉害。”

说着，老奶奶用她那老树根一样的手指紧紧地掐住了孔昭仁的两片嘴唇，噗的一声，那钢针从上到下穿了过去。钢针带着麻绳，哧啦哧啦地穿透那两片柔软的皮肉，鲜血从那些个不大的针眼里蹿了出来。那是刺心的剧痛，孔昭仁再也无法忍受了，他腾地一下子从地上跳了起来，挣脱了老奶奶的手，从屋里逃到了屋外。

老奶奶声嘶力竭地喊：“把这小子给我抓回来！”

家里的人纷纷从屋里跑了出来，孔昭德也夹杂在人群中。不过，他不是去追捕二哥的，他一直紧紧地跟着二哥，一直到二哥再也跑不动了。天色已经很

晚了，月亮正在当空，由淡黄变成了银白。孔昭德劝孔昭仁：“二哥，咱们回家去吧。”

“家我不能回去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把我的嘴给缝起来。你看见了，咱们奶奶的心有多狠，为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也中，可就是因为两粒葡萄……”孔昭仁从地上抓了好几把泥土糊在嘴巴上面，才把血止住。

“二哥，你不回家，也不能总在野地里待着。”

“要回去你回去吧，你是奶奶心中的好人，你就是把家里下蛋的母鸡给杀了吃了，奶奶也不会缝你的嘴。你也看到了，她也知道咱们一人吃了一粒葡萄，她不追究你，却要缝我的嘴巴。我成了她的眼中钉、肉中刺，我真的不能回去了……”

这时候，山野间的树趟子里传出了窸窣窣的响声，哥儿俩惶恐地躲藏了起来。从灌木丛中走出来的不是什么野物，而是他们家的毛驴老铁。孔昭仁激动起来：“我琢磨着你会来的，你也就真的来了。好了，老铁，你来了，我的决心更下定了。老三，二哥得走了……”

“二哥要走？你要往哪里走啊？”

“你忘了二哥以前跟你说过的？咱到关东去，到码头上去。往东北方向，再走个百儿八十里路，就是龙口码头，从那儿上船，咱就能到关东去。你没听村里的张三混子说？关东那个码头，地多人少，只要能弯下腰来，到处都能捡到大金元宝。就张三混子那个鼻涕鬼都能混个人五人六的，况且咱们哥们？虽然咱们没读过大书，但也识文断字。待在咱家那一亩三分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年复一年，有什么出息，像咱爹，像咱爷爷？真的，我不想再像他们那样活一辈子。我得走了，我要挣大把大把的银子，挣到了大钱，我要吃尽天下的山珍海味，什么燕窝鱼翅，什么熊掌驼蹄，我要敞开肚皮吃。我还要娶大老婆娶小老婆，而且要挑着模样娶，谁家的闺女俊我就娶谁……二哥走了，你回去吧。我得感谢老奶奶，她不缝我的嘴，我还真下不了决心。”

孔昭仁牵着老铁走了，孔昭德跟在他的身后。他也下了决心，他要跟着二哥走了。二哥也愿意带着老三走，在这个家里再待下去，就是葫芦里面养家雀儿——越养越拘谨。爷儿们男子汉就是要走四方闯四方，吃四方喝四方。孔昭德想好了，他不是想学二哥的样儿，他是想走出家门去闯荡，闯出一片天地，挣到大钱，要给家里盖房子、置地，让家里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他们家确实太

穷了，一年里只能吃半年的粮食，大多数日子都是吃地瓜干、吃糠吃菜糊弄肚子。这样穷苦下去，也不知要穷到什么时候。

看到三弟也要跟着自己一起走，孔昭仁忍着疼痛，说道：“老三哪，我要是你，我早就从老家走出去了。你一身的武艺，二哥我有一脑袋的智谋。你是赵子龙，我就是诸葛亮。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走遍天下，咱们哥俩谁也不怕。”

就在兄弟俩决定要闯码头的当口，孔昭德劝说二哥把老铁送回家里，家里只有这一头大牲口，全家的重活都要靠它。孔昭仁没有答应：“我跟老铁俩，从小就在一起，我长成了小伙子，老铁却成了老驴了。这么多年，它除了不会说话，心里什么不明白？我能看出来，连老铁都不愿意在咱们老家待下去了。到了关东，咱们也让老铁享享福。”

在这个中秋之夜，老孔家一下子少了两个壮汉。对于老二，别说老奶奶，家里人都不太喜欢他。大家都有些舍不得老三，他厚道、能干，为了家人，他甚至能豁出自己的性命。去年冬天，娘一大清早起来熬黏粥的时候，因为黑灯瞎火的，误把养在水缸里的那条专门用来吃缸底秽物的鲫鱼给舀进了锅里。喝粥的时候，捧着饭碗的老奶奶念叨了几遍，说今儿的黏粥里有一股腥味儿。等到天亮，娘才发现，养在水缸里的那条鲫鱼让她给舀进锅里熬了粥了。想起老奶奶的家法，娘吓得浑身哆嗦。在那寒冬腊月，是老三他躺在冰冻三尺的河面上，用自己的身体融化开了冰面，下到河里捉了一条鲫鱼放进水缸里面，这才替娘搪塞了过去。后来，老奶奶知道了这件事，十分感慨地说：“都说古时候二十四孝里有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可如今，这事活生生地发生在咱们孔家，是咱们孔家的幸事。”这次，弟兄俩离家出走，家里人把所有的罪过都算到了孔老二的头上，都是他勾引，老三才像让黄鼠狼子迷了魂一样，跟着他走了。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坏人当瘟神，好端端的老三可不能跟着老二学坏了。

过了中秋节以后没有多少天，老奶奶天天念叨着想吃今年的新粮。娘把场院上刚刚打下的头一簸箕新谷子端到了老奶奶的跟前，让她闻一闻那新谷子的清香，然后熬了小米粥给老奶奶喝了。这算吃到了今年的新粮，老人也算长了一岁。她把全家人叫到了炕前，说道：“你们给我记着，有朝一日，老二孔昭仁这个王八蛋如果回来了，他要是敢迈进咱家门槛，你们就给我打断他的腿。你们更要记住，这个小子他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以后，孔昭仁要是死

了,千万千万不能埋进咱们老孔家的祖坟,他不是孔家的子孙,让他死无葬身之地。这个不忠不孝的东西,三岁看大,九岁看老,将来,他就是一个秦桧那样的奸贼……”说完了这句话,老奶奶嘴里念叨着,“三儿,三儿,你怎么不回家来呀?奶奶想你呀……”念叨着念叨着,老奶奶就咽了气。

老奶奶咽气之时,孔家弟兄俩也从山东到了关东,在一个名叫褡裢湾的码头落下脚来。走出家门他们才知道,海是那么大的一湾子水,一眼也望不到边,与天紧紧相连。老人有话,说是天要漏一条缝,也就没有海大了。他们哥俩就是从老大的一片海上漂过来的。据说这个码头的形状如同山东人出门在外时背在肩膀上的褡裢,在码头上上下下的人也大都是背着褡裢的山东人、河南人、河北人,所以,这个天然形成的码头就叫褡裢湾。褡裢湾也好生了得,这儿山环水抱,是个天然生成的港口,水深湾阔,背风而趋浪,南来北往的大船小船都在这儿靠帮(靠帮,即指靠岸或两船相靠)停泊。再早些年,英国人的舰队北上天津大沽口炮台时,也曾经在这儿靠岸登陆,抢劫百姓的牛羊和粮食,补充兵舰的给养。一个国家的都城,动辄让外国人兵临城下,成何体统?于是,当政者下决心要打造护卫京津的门户,就选择了胶东与辽东。李鸿章奉旨建造这两个京津门户,他请来了德国工程师汉纳根当军事顾问,勘察了辽东一带的地形地貌。汉纳根选定了这儿,认为这儿就是一个天造地设的海陆要塞,只要在这儿建造一座堡垒,就可以保证旅顺口的后路万无一失。于是,李鸿章就给了汉纳根六千万两白银,让他负责设计建造一座远东最坚固、火力最猛烈的堡垒。堡垒可不是炮台,堡垒是永久性的军事设施,它可以千秋万代地使江山永固。钢筋混凝土的堡垒建造成了,比距离褡裢湾十里远的古城金州的老城墙要坚固一万倍。

外面的世界十分精彩,不用花钱就能看到活生生的西洋景,孔家兄弟这下可是开了眼界。码头是个停靠大船的地方,到处都是外国人。从南洋来的、从北洋来的、从西洋来的、从东洋来的,黄头发的、蓝眼睛的、鹰钩鼻子的、眊眼珠子的,他们俩瞧得眼珠子快要掉到地上了。更有甚者,那些个老毛子的玛达姆(俄语,意为“女人”),高耸着半截白生生的奶子,大腿露到了大腿根儿,看得哥俩眼睛直了脑袋晕了。

码头上的人喊叫着:“喂!哥们,是不是刚下船呀?”

孔家弟兄哪里听出这是当地人奚落外来生人的骂人话,连忙回答:“是,是

刚下船。”

众人笑得前俯后仰，鼻涕、眼泪都流了出来。这句欺生的骂人话说了一百多年，至今仍在码头上使用着。

码头上各色人等都有，街头巷尾有个来回蹿的唱莲花落的花脸郎，他就是还会唱拉场戏、顺口溜的孙大舌头，他唱出的歌词就有洋味儿。

精英国，富美国，
穷吃穷喝是罗斯国（俄罗斯）。
英格兰的头，法兰西的腰；
德意志的胡子，小日本脚。

孔家兄弟来到褡裢湾的时候，正是褡裢湾码头最忙碌的时候。堡垒里面装备着一百二十九门德国克虏伯军工厂生产的各种口径的大炮，重的有几万斤，轻的也有几千斤。这些大炮装在火轮船上，从万里之遥的西方漂洋过海，到了辽东，靠上褡裢湾码头。码头上的人都睁大眼睛，半天喘不过气来。天哪，天下竟然有这么大的船，就像一座小山，卧在港湾。大船的外壳是用钢铁制作的，船上的大烟囱冒着团团黑烟，遮蔽了半边天。火轮船上的汽笛一拉响，好家伙，就像一万头老牛一齐哞哞吼叫。一门门大炮从火轮船上被吊了下来，运送到岸上，接下来，就要把这些大炮运送到堡垒上去。这可是一项不小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堡垒的总兵赵怀业也是一筹莫展，怎样才能把大炮运送到堡垒之上？有人拿出了运输方案，开出了不菲的价目，要价一百万两银子。这么多的银子，军方拿不出来，怎么办？赵总兵愁得茶饭不思。

帐下的副将给赵总兵出了一个主意：“民心可用，民力可为，码头上有那么小的小杠，为什么不调动他们的力量？你找一个码头上的头领，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你就是不给他们银子，只要让他们知晓拉大炮就是爱国家，他们也会无偿地为国家卖力的。”

码头上的装卸工被称为小杠，小杠们是在杠头的组织、带领下在码头上装船、卸船，出苦力挣钱的。小杠们分为山东帮的、山西帮的，也有河南帮、河北帮的，平时你争我夺，大家都为了各自的利益。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大家都愿意齐心协力把大炮拉到堡垒上去。这些大炮保的是国家，卫的是老百姓，一

旦国家没有了国防,哪个人能在码头上挣银子?

码头上最大的杠头要数山东帮的于汉臣了。其实闯关东的山东人多,在码头上落脚的也多,因为人多势众,山东帮自然成了码头的主宰。于汉臣是个重义气、讲情分的山东汉子,在码头上,他手下人多势力大,但他从不仗势欺人。五湖四海,都是中国人,出门在外都是为了混口饭吃。在码头这个地盘上,只要有人求到于汉臣跟前,他都“义”字当先。久而久之,于汉臣成了码头上人人敬重的大头儿。

赵怀业就找到了于汉臣,把运送大炮的困难跟他讲了:“这件事是涉及国泰民安的百年大计。拒敌于国门之外,人人有责。我们拿不出那么多的银子运送大炮,听说于先生是一位具有爱国之心的江湖好汉,而且在码头上有威信,有感召力,请先生给我们出个主意,也算给国家出个主意。”

于汉臣听到这话,也是热血沸腾。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军方如此看重他,他的自豪感也油然而生。他说:“赵将军,这件事,我帮将军,就是帮国家,也是帮我们老百姓自己。只是码头上现有的这些小杠力量不够。我想再招募些劳力,人多力量大,别说拉大炮,只要有了人手,我们可以移山填海。”

“我手里哪里来的银子?我要有银子,何劳于师傅大驾?”

于汉臣说得也实在:“赵将军只要能让我的人吃饱喝足,我们就有力气拉大炮。为的是保家卫国,谈什么银子?只要有煎饼卷大葱,再夹几片肥肉,小杠们就有使不完的力气。”

赵将军答应了:“我会让大伙儿吃饱吃好。我就把这个任务全权交给于师傅了。”

于汉臣也拍了胸脯:“包在我身上,保证按时按期,把所有的大炮运送到堡垒里的炮位上。”

赵将军可是当真的,他说:“军中无戏言。”

于汉臣说:“我愿立下军令状。”

于汉臣把运送大炮的任务接了下来,他也把手下的杠头召集了起来,把这件事的意义跟大伙儿说了:“没有国,哪有家呀?没有码头,哪里有咱们小杠们哪?”

大伙也都赞同,毕竟是自己国家的事情。可是,就是管饭,不给点脚力钱,大伙心里也有想法。平日里,当兵的偷鸡摸狗,鱼肉百姓;当官的就吃空饷,吃

喝嫖赌,包养妓女。遇到了难事,这时才想起了老百姓。大家心里总是有点犯嘀咕。

于汉臣说:“我也不是没有想法,但是,臭是一窝,烂是一块,这毕竟是咱们国家的事情,毕竟咱们是中国人。堡垒装上大炮,我们码头才能安宁。归根到底,也是为了我们自己。作为中国人,我们为国家出力,也是理所应当、义不容辞的。”

又有人说:“其实做这活儿不难,难的就是不能万众一心。只要大伙团结起来,拧成一股劲儿,就没有拖不动的大炮。没有起重设备,也指望不上骡马大车,只有靠人。眼下咱们几个杠帮,不到两百人,根本就拉不动那么沉重的大炮。怎么办?”

于汉臣想起了他的好友邓春,他手下也有个几十号人。

邓春读过书,身上有几分儒雅之气。对于汉臣要做的这件事,他也赞同:“但是,事先要讲清楚,这是为国家作贡献,所以就不能讲价钱。大伙谁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拉倒。这事儿,不能强迫人家。”

招人的告示张贴在码头上,便有人纷纷报名加入。孔昭德看见了告示,他也没跟二哥商量,就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回来问二哥报不报名时,孔昭仁却摇了摇头:“告示上说得好听,顿顿给好饭吃,菜里有肉还有鱼,但是,不给工钱。咱们到码头上图的什么?不就是挣钱吗?国家的事情,有他们当官的管着,关我们老百姓屁事。”

孔昭德认死理:“你不去,我可要去了。我不贪图吃的,我也不图钱。我图的是为朝廷社稷出一把力气。毕竟咱们是炎黄子孙,国难当头,我们有责任出把力气。再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家子孙要做君子,不能做小人。”

孔昭仁说:“我没觉得自己有错,我也不愿意出这样的力气。再说,国难在哪儿?我没看见。咱们哥俩出来这些天,你天天跟在老铁的驴腩后面,我天天跟在你的屁股后面,真的成了驴腩上的苍蝇。我们可是两个男子汉,这样下去,是条出路?你是想自己单挑闯码头,不再跟着二哥了?”

“是,我有的是力气,在码头上,那么多人都凭力气吃饭,他们行,我也能行。”

“我就怕你缺心眼,上当受骗,人家把你给卖了,你还帮助人家数钱呢。”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好机会,我要到码头上当小杠去了。”

“好吧，从今往后我不管你，你出大力去吧。”

“二哥，你真的别生气，我就想先安下身来，扎下根来，安身才能立命。”

“别说了，干活的时候别傻乎乎地彪干。没听人说吗？不打勤的，也不打懒的，就打不长眼的。所以，你要长点眼色，留个心眼。在码头上，各人的心眼各人耍。”

孔昭德随口答应着，就离开了二哥，来到了码头。码头上的小杠们也曾经拉过土造的铁炮。那时候，在大绳的前头套上了一头名叫大青的骡子，在大青的前头再牵来一头骚气十足的母驴。这时候，人力退居二线，大青一鼓作气就能把土炮拉到半山腰。这一回拉的可不是土炮，多是几万斤重的克虏伯大炮。更要命的是，这大炮一点碰撞不得，说是碰撞一点，大炮就打不准了。这一回拉大炮，全部要用人力。一根大绳碗口粗，套上大绳，就像一条大蜈蚣，拉大绳的小杠们就像蜈蚣的腿。大绳的最前头，要有一个拉尖子的人。只有拉尖子的人把大绳抻直了，成百上千的小杠们才能用力一致，才能拉得动大炮。拉尖子的壮汉哪里找？于汉臣发下了话来，谁能拉尖子，谁就能得到赏钱。码头上有数的几个壮汉纷纷站了出来，想试试身手。二十丈长的一根大绳，虽说是绳子，想抻绷直，就得有千斤重力。码头上最有力气的陈大巴掌上前把大绳从肩膀上缠到了腋下，那四百来斤的大块头一倾斜，倒是把大绳抻直了。于汉臣走上前去，往大绳上一坐，那大绳登时就坍塌着了地。这样的尖子哪里能行？得有不怕出力的生瓜蛋子才行。

孔昭德本来不想显山露水，可看到没人能拉尖子，他便走出了人群。于汉臣定睛一瞧，与陈大巴掌相比，孔昭德倒是精干，可他也太单薄了。于汉臣伸出手拍拍他的肩膀，他本想一巴掌拍塌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谁想，他的巴掌像是拍到了一块石头上，被震得生疼。实在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行，四两能拨千斤，你试试吧。”

孔昭德也不含糊，他从地上拾起大绳，从肩膀上斜拉到胸前，又绕了几道。只见他拉开马步，俯下身子，猛一发力，如巨蟒盘绕的大绳顿时变成了一根杠子，直直地复活了，发出咯咯的响声。众人一片喊好声。于汉臣走上前去，往抻直的大绳上面一坐，大绳没塌下，倒是把他弹到半空中。他禁不住高声叫了一声：“好小子，天生的神力。”

拉尖子的人充当了蜈蚣头，众多小杠们充当了蜈蚣腿。杠头站在高处，他